

July 2015

Yan Liank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Zhang Yingj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ingjin, Zhang. 2015. "Yan Liank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4): pp.57-6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4/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张英进

摘要: 本文开始从戴若什有关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来考察阎连科的文学地位,随后对比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截然相反的褒贬倾向,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国际文化政治。以莫言领奖发言的两个关键词——“人”与“超越”——作为转折,本文进而探求现实主义的当代演变,以及阎连科“神实主义”概念的创作实践。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世界文学; 现实主义; 神实主义; 阎连科; 莫言; 高行健

作者简介: 张英进,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教授,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电影、都市文化、文化史,出版英文书籍 13 部,中文书籍 11 部,另发表中、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韩文论文 160 余篇。电子邮箱: yinzhang@ucsd.edu

Title: Yan Liank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delineates Yan Lianke's literary status in line with David Damrosch's tripartite defini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n reexamines the bipolar assessment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Western Sinology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tics as represented by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With reference to two key words in Mo Yan's Nobel acceptance speech—"human" and "transcendence"—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realism and Yan Lianke's "spiritual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realism; spiritual realism; Yan Lianke; Mo Yan; Gao Xingjian

Author: Yingjin Zhang is a Visiting Chair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His research covers literature, film, urban cul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thirteen English books, eleven Chinese books, and over 160 research articles in Chinese, English, German, Spanish, Portuguese and Korean. Email: yinzhang@ucsd.edu

序言: 阎连科与世界文学

千禧年交际以来,一度盛行西方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迅速引退,代之而起的是全球化与跨国文化理论。在这个新的语境中,许多学者重新思考“世界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如“世界诗歌”(Owen; 奚密)。戴若什有关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颇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以此作为本文讨论阎连

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

(1) 世界文学是对各民族文学椭圆形式的折射。

(2) 世界文学是能够在翻译中得益的创作。

(3)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文本的词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与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世界进行超然交往的方式(Damrosch What 281)。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戴若什的三重定义意在挑战传统世界文学和国别文学研究中固定的词典

(canon) 概念,将文典视为交流与评估的结果,从而建构一个新的“超文典”“反文典”和“影子文典”三元并置的互动模式(Damrosch “World”45; 张英进“从反文典”)。

让我们从戴若什界定的世界文学视野来考量一下近年颇受关注的当代中国作家阎连科的文学创作。首先,作为“民族文学椭圆形式的折射”,阎连科小说所显现的中国形象相当符合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传统: 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奇异的民间智慧、荒诞的独裁政治、畸形的市场经济、衰退的生态环境、恐怖的医疗事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西方受众长期接受好莱坞电影与主流媒体的熏陶,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欣赏趣味几趋定型(张英进“美国”)。所以,至少在题材上,阎连科的小说符合“民族折射”的西方期待,因此进入世界文学殿堂应该不成问题。其次,世界文学必须是“在翻译中得益的创作”,而阎连科如今已有三部小说的英文版问世: 2007年推出的《为人民服务》(Yan, *Serve*), 2009年的《丁庄梦》(Yan, *Dream*), 2012年的《受活》(Yan, *Kiss*); 从后者醒目的英文标题——《列宁之吻》——不难猜出,乡土和政治气味浓厚的中文原著在英文翻译中得益非浅。^①此外,阎连科的作品多次进入政府的禁书目录,西方媒体对其英文版的报道更是刻意渲染中国所缺乏的出版自由,翻译因此成为作家创作自由的有效传播途径。^②最后,戴若什定义的“阅读模式”其实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接受,“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世界”中的“我们”自然不是原著的中文读者,也不是跨越中西的双语读者,而是立足西方——如今尤其是英文世界——的读者。这种阅读模式不可能完全是“超然交往”,而往往是带着猎奇心态,虽富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却坚信西方道德与人权的优势感。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文典,这点戴若什的研究揭示无疑,但什么作家能够进入世界文学也不是一个“超然交往”的结果,而是一个与西方的文化霸权息息相关的过程。霸权的表现之一是所谓西方考量国别文学作家地位的“承认机制”(Shih)。这个机制始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其长期运作又支撑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结果使得西方中心的霸权地位续而不坠,渗透全球(Moretti)。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承认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与世界文学

的文典重构紧密相关。其实,当代中国一直保持强烈的诺贝尔奖情节(Lovell; 刘再复 235-304)。早在1989年,美国学者蓝温蒂和克劳斯就注意到中国作家在国际文学政治舞台上的困境: “在诺贝尔奖的角逐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寻求瑞典人的承认最终使西方成为‘世界文学’的鉴定者。[……]中国获奖的机会可能最终决定于中国在一小群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或政治知之甚少的欧洲人眼中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Larson and Kraus 160)。

中国现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千禧年以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其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不可否认,瑞典学院也先后在2000年和2012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两位华人作家,虽然两次都立即引起多方的质疑与争论。高行健、莫言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阎连科又有什么异同之处呢?我们可以先从两个意见相反的学术例证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尴尬定位。

在近年中国媒体炒作德国学者顾彬之前,^③“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在欧洲就曾经带来诸多争议。杜博妮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研究和译介的先驱学者之一——尤其是翻译何其芳、北岛的诗歌(McDougall “Paths”; McDougall, “Notes”),但她1992年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论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十分可疑的“可译性”,进而把中国文学视为劣等产品的代名词,其原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出现的那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污染、模仿或全然抄袭。她批评“效法的冲动”(即“很大程度上采用非自发的西方观点”)、“追求政治正确性”、“时代精神的谬误”、“模仿和真实性”(如“一种社会人类学”或“一种对事实的剽窃”),还有“海内外的教条”等诸多因素,其综合效应是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如此令人沮丧的平庸”(McDougall, “Fictional” 228-32)。杜博妮的结论是: 1980年代的中文写作缺乏创意。显然,杜博妮她这里简单地重复了根深蒂固的西方(包括学界的)偏见,即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主要是“过时的西方模式的衍生物,从而被宣判为一种永远徒劳无益的追赶游戏”(Jones 184)。类似杜博妮的偏见在学科史早有其他先例(如冷战时期夏自清有关

政治正确与“意图谬误”等观点) ,我们在此不必过多在意(张英进“从文学”)。但杜博妮始终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框架内讨论,这揭示了国别文学的创意和民族身份等问题不可能不受制于西方中心的国际文化政治的阐释,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

与杜博妮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是“模仿”和“平庸”的悲观看法形成鲜明对比,2001年另一位欧洲学者罗多弼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一种‘世界文学’整合来自不同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超越了其全部的组成部分,现在这已成为主要的文学潮流,充满生机,成长迅速”(Lodén 258)。罗多弼注意到世界文学这种整体“超越”自身各组成部分的品质,而把高行健纳入这一新兴的世界文学潮流,建议我们“应该把《灵山》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来看待”(Lodén 273)。罗多弼的“中国特色”指的是高行健对中国文化的主题、神话等传统的援用与更新。正如金介甫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文学主题、技巧、策略和哲学、宗教思想方面,高行健的《灵山》与沈从文的作品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二者都对可追溯到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一种异域情调、原始、多民族的中国文化”——持有浓厚的兴趣(Kinkley 131)。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瑞典学院对高行健的承认并不仅仅强调其中国特色,而更着重凸显其作品的普世意义,即其作品与西方文学的可比性:“通过它的复调音,它对不同流派的融合,以及对写作本身的细致考察,《灵山》让人回想起德国浪漫主义关于世界诗歌的精彩概念”(Swedish Academy)。这个评价中的“世界诗歌”(universal poetry)的意向与诺贝尔文学奖评语中对高行健的“普世意义”(universal validity)的强调完全吻合:“其普世意义的作品,其苦涩的洞见和言语的创意,为中国小说与戏剧开拓了新路。”^④

瑞典学院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这次凸显的是“他用虚拟现实主义将传说、历史和当代结合起来。”^⑤这里的历史和当代显然不再是西方的语境,更多的指涉中国,而选择新词“虚拟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来定义莫言,目的是同以“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而著名的拉美文学拉开距离。^⑥无独有偶,莫言在诺贝尔奖领奖发言的《讲故事的人》中,同样削减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及美国作家福克纳等欧美文学对他的影响,而渲染作家的个人经历:“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莫言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一是“人”,二是“超越”。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分辨,其实莫言和高行健两人的诺贝尔领奖发言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高行健推崇“冷的文学”,以达到终极的“超越”:“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灵山》537)。通过《灵山》这样的作品,高行健追求“一种新鲜的文学,一种基于东方人民的认知和表达方法,但也沉浸于一个现代人的意识中的现时代文学”(《没有主义》107)。虽然高行健明确使用“东方的”来指称他憧憬的“认知和表达的方法”,但他拒绝指定“现代人”的性别和国籍,从而理所当然地赋予这个“现代人”一种超验的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同高行健相比,莫言的“人”不是“超越国界”的“现代人”,而是受制于中国政治环境的个体作家。通过叙述母亲和家乡高密芸芸众生,莫言强调文学“超越”政治事件的能力,因此一方面回避正面评说西方的人性、人道和人权话语,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在作品之外侧面推卸文学的当代责任。

现实主义与当代作家

如果说在当今的世界文学领域,高行健代表华语、华人文学天马行空的哲理思辨和先锋、精英的艺术形式,莫言代表中国文学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魔幻或虚幻的叙事活力,那么阎连科的创作显然更接近后者。同莫言一样,阎连科汲取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如民间故事、民歌、方言等),注重小说的形式更新和语言表达,但他不像高行健那样刻意标榜海外(尤其现代派)的影响。阎连科的乡土中国充满民间智慧,他的当代社会荒诞不经。然而,同莫言相反,阎连科更勇于公开承担文学的当代责任,其批判意识直指当今政治的

敏感话题 如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话语、艾滋病灾等等(Tsai, "Sickness")。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小说显然不属于高行健追求的“冷的文学”——即所谓“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与抒怀言志的文学”(《没有主义》19)。对阎连科而言,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这点上他不同于高行健和莫言),但作家却必须超越主流的现实主义。因此,从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到阎连科的“超越主义”,我们可以追踪一条当代中国作家清晰的自我反思线索的发展。

阎连科在2003年的小说《受活》中的题词页这么坦言: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近些。
现实主义——
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

从“兄弟姐妹”的温馨亲情到“墓地”的冷峻意象,我们看到当代作家面对现实主义的困境:其一远一近的矛盾关系,既揭示现实主义的无所不在,又暗指现实主义的无可奈何。阎连科在《受活》的代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中尖锐地讨伐当今社会,“强奸了曾经是那样伟大而神圣的现实主义”,令其堕落为“千古名妓”(《受活》370)。同高行健和莫言一样,阎连科鼓励作家回到个体,强调“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受活》371)。正是在刻意远离喧嚣尘世的创作空间中,阎连科找到了心灵的真实“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中的现实,是超越主义的现实。[……]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受活》370)。正如高行健的“没有主义”拒绝强加于人的各种“主义”,^⑦阎连科的“超越主义”向往文学对各种既定主义——包括现实主义——的超越。

然而,阎连科对现实主义又远又近的矛盾心理表明,现实主义是当今中国无法避讳的话语系统,出版界和学术界就也往往在这个主流系统中寻求他的作品定位。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推出阎连科的《受活》,将其视为“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亚洲周刊》将《风雅颂》列为2008年

度十大中文小说,其评语称阎连科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风雅颂》封底)。似乎“狂想”和“荒诞”比“虚幻”或“魔幻”更精确地把握阎连科小说的真实,虽然莫言虚幻的《酒国》与其他当代作家(如余华、贾平凹)也同样揭示了当今世界的荒诞。当然,“狂想”更接近拉伯雷作品中备受巴赫金欣赏的“狂欢节”(carnival)意境和“怪异”(grotesque)——包括身体的畸形、伤残、病痛等——美学意象(Bakhtin),但无疑要比“虚幻”更具批判性和颠覆性。我认为,正是阎连科近期小说的批判性和颠覆性使他异军突起,这方面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高行健和莫言。

在分析阎连科小说的批判性和颠覆性之前,我们不妨看看他作为作家在文学评论方面难得一见的批判性和颠覆性。2011年阎连科发表长篇小说《发现小说》,博引旁征中西文学案例,系统地阐释了他对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包括控构现实主义、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灵魂现实主义)的思考。通过全因果、半因果、零因果的分类,他强调内因果所创造(而不是反映)的内真实,进而推出既“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又“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的“神现实主义”的概念:

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现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现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发现小说》114-15)。

无疑,“神实”与神秘、神奇等有关,但阎连科指出“‘神实’决然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实’和‘人’。”他认为有必要“反复地重复——‘神’是手段,‘实’是目的;以其‘实’而使‘神’换取深刻现实、深层真实的意义和在读者中的小说生命,这是神现实主义前提的前提”(《发现小说》122)。^⑧一旦理解了 this 前提,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认识阎连科小说在当今社会现实中的批判性和颠覆性。

文学的批判性和颠覆性

应该说明,阎连科小说的批判性不单在于他

作品题材的选择,而更在于他想象的奇异和语言的独特。仅仅以题材的敏感而求轰动效应的书写接近于标榜异见立场,或寻求媒体炒作,只有超越现实——包括阎连科的“超越主义”和“神现实主义”——的作品才可能在文学世界里颠覆现世的主流价值,开拓新的思辨空间,进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阎连科近年小说的批判性指向政治和商业逻辑,其颠覆性在于出人意外地演绎出政治和商业理性背后的非理性,无论故事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时期,他的文学世界充满荒诞的末世感,为歌舞升平的盛世喧哗留下极不和谐的无声见证。

在《受活》的结尾,传说中出身红四军的茅枝婆完成了几十年的夙愿,死而瞑目,终于让受活村在名义上“入社”(即退出合作社),一个对当今政治体系来说毫无意义的“反历史”的举动。但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是批判“革命”政治理性背后的非理性:当年茅枝婆出自政治敏感,率领原本是“异托邦”(heterotopia)而成“乌托邦”(utopia)的受活村集体“入社”(Liu; Chen),结果沦入“恶托邦”(dystopia),受尽不可理喻的红灾(修梯田)、黑灾(自报地主)、天灾(大劫年)、人灾(铁灾)等等。同样,受活村绝术团的辉煌成功象征性地颠覆了商业理性:绝术团的残疾人背井离乡,四处巡回展示他们的生存奇迹,为一心筹款建造列宁遗体纪念堂的县长柳鹰雀带来大量收入。讽刺的是,当柳县长的商业逻辑不为北京认可,即将被迫退位时,绝术团的残疾人被见钱眼红的他乡“圆全人”(即体格健全的人)困锁在列宁纪念堂中,重温往年饥荒的记忆,一一被迫交出辛苦贩卖个人尊严所得的人民币,沮丧地返回远离政治、商业中心的受活村。更讽刺的是,柳县长为了加入受活村而甘愿自残“县长的汽车把县长的双腿轧断啦”(《受活》345)。

如县长断腿的言说所示,《受活》的叙事者像一个幽灵,穿越不同的时空,既徘徊于历史,又窥视着当今,但这个叙事者的语言根植河南乡土,趋向地方传奇。阎连科在小说结构中配上长短不一的“絮言”,考证受活村的历史传说,精心注释其方言表述,增加了民间文化的底蕴。同《受活》相比,《丁庄梦》的叙事者更具颠覆性,因为他来自一位被人无故毒死多年的乡村男孩丁强。讽刺的是,丁强并不“强”,在小说结尾多次呐喊:

“爷——我不想离开这儿啊——你快救救我!”(300, 310, 321) 丁强求救,因为父亲丁辉将其许配给县长过世的女儿,即将举办隆重的冥婚仪式,倒插门离乡而去。可悲的是爷爷丁水阳——小说中唯一的传统道德维护者——不可能援救丁强,可能做的却是不可思议地杀子出气,完成现代法律之外的民间正义。小说多处暗示爷爷杀子的动机,如诅咒“我儿丁辉不得好死”(174),不但因为丁辉不愿接受丁水阳的要求,向全村人磕头道歉,原谅他动员丁庄大量卖血、导致艾滋病成灾的罪行,更因为丁辉无视村民血灾的悲惨经历,巴结县领导,批量贩卖原本免费的棺材、许配冥婚而大发横财。作为早已谢世的叙事者,丁强像鬼魂一样俯视人间沧桑,无能为力,甚至无法保全自己的尸骨长期埋葬故土。

阎连科小说中道德沦丧的末世景象虽然荒诞不经,却有似曾相识的真实感,因此更具震撼力。《丁庄梦》中的爷爷不时亲临“地上开鲜花,地下结黄金”美梦境界(86),但在目睹儿子丁辉堆满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的豪华秘密卧室时,眼前的“真实”却更像梦境。与美梦同样重复出现的是爷爷的噩梦,“死个人和树叶飘落一模样,和灯灭一模样”(265)。到了小说结尾,爷爷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废墟景象:

没有人,没有畜,可各庄各村的房屋都还在,树却都没了,都被做棺材的砍得净尽了。

房子都还在,门窗、立柜、箱子都没了。都改做了棺材了。[……]

平原上光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
(《丁庄梦》328)

此时的爷爷孤独无援。如果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还觉得有义务呐喊“救救孩子”以警示人间,阎连科《丁庄梦》中的“孩子”要么是夭折的生命(孙子丁强,二儿子丁亮,后者在小说中出演了惊心动魄的婚外艾滋生死恋,成为丁庄津津乐道的“梁山伯”),要么是不杀不解恨的魔鬼(大儿子丁辉)。从这个意义上说,《丁庄梦》颠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救救孩子”的理想主义主题,虽然阎连科最终忍不住还是添加了一个寓言式的“神实”希望“有个女人手持柳枝去泥里沾一

沾[……]再一甩,地上又有成百上千的泥人儿[……]蹦蹦跳跳[……]爷就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了”(328)。无论这女人印证的是女娲造人的壮举,还是观音普救众生的慈悲(Leung) 阎连科从“神”回到“人”,在内心深处关注当今的人世沧桑,悲悯脆弱的生命,因而不同于高行健在《灵山》中追求的个性感悟(上帝的象征竟然是青蛙),或莫言在《红高粱》中演绎的家族兴亡(从我爷爷、我奶奶到叙事的我)。

阎连科在《风雅颂》的《后记三篇》之三中这么反思自我“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332)。从《受活》到《丁庄梦》再到《四书》(Tsai, “Sickness”)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阎连科的小说世界,而这死亡的母题(包括上述作为墓地意象的现实主义)完成了阎连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和颠覆。

结语: 阎连科的欣慰

阎连科在《丁庄梦》的后记《写作的崩溃》中写道“每次修改,也都是对生命与绝望的又一次体味。又一次对写作的无望的感受。[……]而留下来的,是依然如故的我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331)。当然,留下来的,除了现世的困惑与悲惨之外,还有作家的情感、记忆和思考。其实,阎连科这里所表达的作家的孤独感,正是高行健所认可的文学本质“一个脆弱的个体、一个孤独的作家面对世界发出声音——我认为这是文学的本质。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从东方到西方,文学的本质从未改变”(《没有主义》11)。对高行健和阎连科而言,作家的脆弱还包括作品的长期或不时的被禁。值得欣慰的是,尽管近期的书禁,阎连科知道自己在国内仍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Guptak 33)。相对于在政治审查上更为严格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其海外观众似乎多于国内观众)^⑨,阎连科毕竟在国内畅销作家中榜上有名。

回到本文开头的世界文学和西方的承认机制话题“承认的政治涉及到将普遍性给予不寻常的东西——也就是说,高行健作品不寻常,因为这些作品的特殊性超越了特殊而达到普遍”(Shih 25)。我认为,阎连科近期作品的特殊性同样超越了特殊而达到普遍——即批判全球化时

期资本的诱惑和人性的贪婪。随着他作品在西方的翻译介绍,阎连科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椭圆形式的折射而进入世界文学已成定局。从人间苦难到政治荒诞再到欲望扩张,阎连科在弥漫这世界的“黑暗”之中寻求“光明”,^⑩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与中国交往的阅读模式,其普遍性意义无可否认。当然,阎连科或许并不那么在乎他在世界文学的地位,而更关注书写超越现实世界禁锢的“神实”的心灵家园。为此,我们可以重温阎连科写于《受活》封面的告诫来结束本文:

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

去认识,是我们必该做的事情。

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严格意义上的“家”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消失,所以“回家”的途径是写作,是阅读,是通过“神实”的想象抵御忘记,去认识和重构不断困扰我们的历史、当今和未来。

本文初稿提交台湾新地文学社2013年10月在台北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

注释[Notes]

① 除此外列举的三部英文版小说外,《四书》的英文版计划2015年推出。2014年初查询亚马逊网站,《为人民服务》另有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荷兰版、罗马尼亚版、捷克版等,《丁庄梦》还有法文版(后者的书评见Veg)。

② 《纽约时报》刊登《为人民服务》英文版的书评中,对其中文版遭禁一事大做文章:强调此时离“毛泽东逝世30年,邓小平逝世10年”(Schillinger)。

③ 顾彬(Wolfgang Kubin)为德国汉学家,2008年以来因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措辞激烈,不时引起中国媒体关注。

④ 参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0/。

⑤ 参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s_ch_simpl.pdf。

⑥ 参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s.pdf。

⑦ 如高行健坦言“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或文学的派别,我也没有任何的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没有主义》第9页)。

⑧ 但“神实”是否与神或神灵有关,这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在《发现小说》的结尾,阎连科坦白自述“神现实主义写作,之于我,既是佛事,也是写作的算命卜言[……]一切的庄严,都可在一笑间转身他去,一如一个远途的行者,在路边喝茶聊天之后,还要沿着自己原有的路

线 独自孑然孤寂地远行”(第 126 页)。

⑨ 独立纪录片经常面对同样或类似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包括三年饥荒、革命暴力、艾滋病灾和汶川地震等等。

⑩ “黑暗”与“光明”的比喻来自阎连科 2014 年 10 月的卡夫卡奖颁奖发言(Yan, “Finding”)。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en, Thomas. “Ridiculing the Golden Age: Subversive Undertones in Yan Lianke’s *Happy*.”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1): 66-72.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mrosch, David.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 Hypercanonical Ag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HaunSauss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43-53.

高行健《灵山》。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

[Gao Xingjian. *Soul Mountain*. Taipei: Lianjing, 1990.]

——:《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 *No-ism*. Hong Kong: Tiandi, 2000.]

Guptak, Suman. “Li Rui, Mo Yan, Yan Lianke, and Lin Bai: Four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Interviewed.” *Wasafiri* 23. 3 (2008): 28-36.

Jones, Andr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Literary Econom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8. 1-2 (1994): 171-90.

Kinkley, Jeffrey. “Gao Xingjian i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Qu Yuan and Shen Congw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 2 (2002): 130-62.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劭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Kubin, Wolfgang.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Fan Jin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rson, Wendy and Richard Kraus. “China’s Writers,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1 (January 1989): 143-60.

Leung, Laifong. “Yan Lianke: A Writer’s Moral Duty.”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1): 73-79.

Liu, Jianmei. “Joining the Commune or Withdrawing from the Commune? A Reading of Yan Lianke’s *Shouhu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 2 (2007): 1-33.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

[Liu Zaifu. *On Gao Xingjian*. Taipei: Lianjing, 2004.]

Lodén, Torbjorn. “World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a Novel by Gao Xingjian.” *Soul of Chao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Gao Xingjian*. Ed. Kwok-Kan Ta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57-76.

Lovell, Julia.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McDougall, Bonnie S. *Fictional Authors, Imaginary Audienc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ed. and tran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6.

---, ed. and trans.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莫言《讲故事的人》。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yan-lecture_ki.pdf.

[Mo Yan. “Storyteller.” Nobel Acceptance Speech.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yan-lecture_ki.pdf.]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2001): 54-68.

Owen, Steph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New Republic* 19 (Nov. 1990): 28-32.

Schillinger, Liesl. “Kiss the Cook.” *New York Times* (4 May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4/books/review/Schillinger-t.html?pagewanted=all&_r=0.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 1 (2004): 16-30.

Swedish Academy.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2000: Gao Xingjian,” Press Release, 12 October 2000.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0/press.html.

Tsai, Chien-hsin. “In Sickness or in Health: Yan Lianke and the Writing of Autoimmun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 1 (2011): 77-104.

---. “The Museum of Innoce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Yan Lianke, and *Four Books*.”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May 2011). <http://mclc.osu.edu/rc/pubs/tsai2.htm>.

Veg, Sebastian. “Yan Lianke, Le Reve du *Village des Ding*.” *China Perspectives* 1 (2009). <http://www.cefc.com.hk/pccpa.php?aid=2384>.

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 [Yan Lianke. *Lenin's Kisses*. Trans. Carlos Rojas. New York: Grove Press, 2012.]
- 阎连科《丁庄梦》。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
- [Yan Lianke. *Dream of Ding Village*. Trans. Cindy Carter. London: Corsair, 2009.]
- :《风雅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 [—: *Airs, Hymns and Eulogie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发现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第63-126页。
- [—: Finding the Novel. *Contemporary Authors Review* 2 (2011): 63-126.]
- Yan Lianke. *Serve the People!* Trans. Julia Lovell. London: Constable, 2007.
- :“Finding Light in China's Darkness.” *New York Times* (22 Oct.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0/23/opinion/Yan-Lianke-finding-light-in-chinas-darkness.html?_r=0.
- 奚密“差异的焦虑:一个回应”,《今天》1991年第1期,第94-96页。
- [Yeh, Michelle. “Anxiety over Difference: A Reply.” *Today* 1(1991) 94-96.]
- 张英进“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二十一世纪》第83期(2004年6月),第85-94页。
- [Zhang, Yingjin.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ese Figures in American Movies.” *21st Century*. 83 (2004): 85-94]
- :“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第37-49,126页。
- [—: “From Anti-Cannon to the Super Cannon in the Post-Cannon Period: Aileen Chang as Text and Myth.” *Contemporary Authors Review* 6(2012): 37-49.]
- :“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28-38页。
- [—: “Literary Debates and Paradigm Shifts in Overseas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2013) 28-38.]
-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56页)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Anderson, Perry.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 [Baudelaire, Charles. *Selected Essays on Aesthetics by Baudelaire*, Trans. Guo Hong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 [Calinescu, Matei.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Trans. Gu Aibin and Li Rui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Cioffi, Frank. “Postmodernism, Etc.: An Interview with Ihab Hassan.” *Style* 33 3(Fall 1999): 357-71.
- Hassan, Ihab.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The Right Promethean Fire: Imagination, Science, and Cultural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 : “From Postmodernism to Postmodernity: the Local/Global Context.”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5(1) 2001: 1-13.
- : *Paracritic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
- [Marx, Karl,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0.]
- 罗伯特·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Pippin, Robert.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Trans. Yan Ji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阎嘉《马赛克主义: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
- [Yan, Jia. *Mosaicism: A Study on th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Postmodernity*. Chengdu: Bashu Books, 2013.]
- :“‘马赛克主义’: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文艺理论研究》1(2005): 66-68。
- [—: “Mosaicism: The Tren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 the 21st-Century Wes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2005): 66-68.]
- (责任编辑:王嘉军)